



◎徐健國小檔案

學歷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研究所碩士
大葉大學環境工程所博士班

現職 / 林業試驗所木材纖維組
助理研究員

作品相關連結



林業試驗所手工
造紙暨紙質文物
維護實驗室

輕薄的是紙張 厚重的是文化與使命

從一枝二手毛筆開始

我在澎湖出生及長大，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寫書法。會寫書法是受我哥哥的影響，因為當我看見哥哥寫書法時僅僅用一支粗的毛筆就可以寫出小小的字，我覺得太神奇了，所以每天都跟父親吵著要寫毛筆字。但因為小時候物資缺乏，所以一直等到大哥讀國一時換了新的毛筆，我才有我的第一支毛筆，雖然只是一支二手毛筆，我還是非常高興，躍躍欲試。當時父親就跟我說要寫可以，但是不能只有三分鐘熱度，我也隨口答應父親會一直持續寫下去。剛開始寫的時候倒是興致勃勃，每天持續寫，沒有啥問題，當寫一段時間，熱度退了後，才發現原來寫毛筆字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而且其他同學都在玩只有我還在寫毛筆字，我開始後悔了，但為時已晚，我是重然諾的人，答應父親的事就必須要做到。所以小學放學後每天都要練習寫毛筆字，我還記得當時寫字練習的簿子封面是黃色的，並有「寫字練習簿」五個字，內頁是練習寫中楷跟小楷。到了小學四年級開始有書法課時，因為我已經比其他同學多寫三年的字，當時澎湖鄉下普遍都窮，小孩子多要幫忙家裡做事，有人可以來上課就偷笑了，更遑論有寫毛筆字的才藝。因此，只要是學校的書法比賽，都是我拿第一名。

成就感的驅使及老師的鼓勵

依稀記得四年級第一次參加校外比賽，就拿到400元的獎金，這對我莫大的鼓勵。小六時代表學校參加澎湖縣國語文競賽也拿到第三名，這些大大小小的獎項更增加我寫字的興趣及成就感。國中三年午休也都是在寫書法中度過。只是那時僅僅猛臨帖，沒有像臺北書法教學那樣有系統，我常在想，若是當時像臺北這樣的學習方式，搞不好我現在是職業書法家也不一定。到了高中，因為大多數的同學都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僅對聯考會考的東西有興趣，其他才藝科都是敷衍了事。書法作業大都隨便寫，往往一頁只有一二個紅圈圈，我則剛好相反，一頁只有一二個字沒被劃紅圈圈，甚至有過整頁都有劃紅圈圈。我永遠記得國小畢業時，有一位老師在我畢業紀念冊上的留言：一手好字，人人羨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國中畢業時書法老師也跟我說：「要保持寫書法的習慣，這將是以後你的另一項優勢」。一直到高中畢業前，我都

認為自己書法很厲害，可以做一輩子的志業。

但是等到讀大學進入書法社，才發現，天啊！書法比我厲害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我要在書法這項才藝上出頭難上加難，所以我就思考要學其他才藝。

一語成讖

在中興大學讀森林研究所時我的指導教授是張豐吉老師，他因為研究利用鳳梨葉纖維做出鳳梨宣，並經張大千試用後大千先生大為讚譽而聲名大噪。老師當時想要研究裱褙用漿糊，所以我從研究所開始就接觸裱褙，而研究所二年就在煮漿糊的實驗中度過。我記得同學見我每天都在煮漿糊，同學對我語帶戲謔的口氣說我畢業以後能幹啥？我直接回他我以後要成為「裱褙大師徐健國」。沒想到一語成讖，研究所期間就想裱褙這才藝同樣可以接觸到字畫，書畫家也要尊重裱褙師傅，而且冷門，會的人不若寫書法的人多，或許將來要出頭應該比較容易。所以那時就認真思考，裱褙這個技藝或許可



專注。(吳挺璋 攝)



與書畫對話。(吳挺璋 攝)



長徽發爛的作品(左)。作品修復後(右)。(徐健國 攝)

以成為自己與眾不同的特殊才藝。因此就利用課餘時間去參加美術館的裱褙課程，最後，很幸運地，在退伍前就認識了我的裱褙老師－岑德麟先生，帶領我進入裱褙這個外人看似廉價做工實際卻對書畫作品美感呈現至關重要有無限美感底蘊的工藝。

聯考失利—未必是失利

小時候對中華文化傳統的東西都很有興趣，對各種骨董都想研究及收集，這種興趣一直持續到現在，都還保有高度的熱忱，未曾稍減。家裡的傳統儒道思想教育及求學過程中許多與中華文化相關教育都是現在研究手工紙與書畫裝裱的養分。大學聯考失利後考上三專－屏東農專木材工業科，就是現在屏東科技大學的前身。以前去讀三專的學生很多是逃避當兵並準備隔年重考，但我卻沒有重考的想法，只想在所選擇的木材工業科好好讀書，也因為很多同學準備重考，無心在課業上，相對地使我反而有機會只要稍微努力一點讀書，就可以一直維持在前二名，獎學金也領不完。當我發現可以靠努力讀書領許多獎學金且不必到處工讀找工作賺取生活費時，我便更努力讀書，也因為這樣，讓我學了很多林產相關的專業知識，包含木材物理及化學相關的知識，我木材物理性質方面的知識有很多都是在屏東農專求學期間打下基礎的。到了中興大學，除了繼續加強木材物理方面的知識外，教木材化學實習的沈熙巖老師及教紙漿學與手工造紙的張豐吉老

師開啟了我對木材化學與造紙的興趣，這對我目前所從事的研究有極大的幫助。

懂得思考，融會貫通

我萬萬也沒想到求學期間因為應付考試及興趣所學習木材相關的專業知識，會在日後我從事書畫裝裱習藝過程中提供了非常多的幫助。例如：裝裱時避免使用會出油的木材？那些木材適合做收藏書畫的木盒？那些紙張比較柔軟？哪種紙適合裱柔軟的立軸？哪種紙適合做硬挺的鏡片？怎樣可以使紙張表面平滑細緻？…凡此種種相關的知識，皆是在農專、大學及研究所學來的。在中興大學求學期間，也去美術館參加研習課程，學習篆刻，了解印石種類及收藏新舊印石。也因為對書法及篆刻有興趣，在寫書法時也常常思考各種字體、印章與紙張之間的互動關係或發現問題，並試著利用所學的知識解答各種心中的疑惑。若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就再找資料或請教沈熙巖老師及張豐吉老師。在一次一次尋求答案的過程中，也一次次逐漸累積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後來書畫家請教的紙張問題有很多答案也都是在學校老師教的或是自己靠讀書、觀察獲得的。

因緣際會到了本所，跟王國財先生學習手工抄紙，對紙張的成紙性質與書畫、筆、墨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使我可以從科學的角度去更深入的去剖析許多有關墨、紙之間所呈現的各種現象。我很慶幸遇到許多好老師，也很幸運能夠心無旁騖一直浸淫在紙張與書畫相關領域中。因為對傳統文化的喜愛，經由一枝二手毛筆展開學習書法之路。我也發現，這些傳統的知識或技藝雖然看似不同但卻



不同的表現方式，使同樣的作品有著截然不同的呈現。
(徐健國攝)

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彼此之間都有相通之處。例如老紙與老玉、老石頭、老家具各種老物件皆是沒有火氣，這種老的溫潤的感覺不易量化，皆要憑自己的感受能力去感受與體會。

每人美感不同

同樣的作品給不同裱褙師裝裱，其形式、配色或尺寸比例也絕對不同。例如此二件作品係請江育民老師書寫，但在配色及形式上刻意做了不同的設計。二件作品皆是先染紙張再交由書畫家書寫。一件為了求視覺效果，採用雙色通天邊形式，並以茶水為基底染出隔水、天地及通天邊的顏色。由於有茶水做基調，因此縱使顏色不同，但調性卻一致，配色顯眼卻不會突兀或不協調。另一件作品則一樣染天地及玉池(作品四周的材料)，只是此次採用雙色裱。但採用小邊的做法顏色比上一件較為接近，視覺效果雖然不及上一件，但是較為淡雅、雋永與耐看。若是換成其他裱褙師傅來做，其配色、形式、比例絕對會不同。因

此，書畫裝裱就如同化妝師，每人的美學觀點不同，呈現風格也會不同，但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出脈絡，看出這人的美感。

說得一口好功夫還是做得一手好功夫？

任何一項技藝，都可以看成是一個圓，但這圓是一圈一圈包起來很扎實的圓？還是東一塊、西一塊，幾塊扇形拼湊而成的圓？卻未必每人都看懂。表面上都是圓，但是一旦要實際露一手功夫，好壞立現。東一塊、西一塊拼出來的圓是說得一口好功夫，所有實際操作皆是花拳繡腿，下盤不穩；但是一圈一圈包起來的圓，卻是非常紮實的。所有操作皆是招招到位，毫不含糊。功夫(技藝)這東西呼攏不了人，一圈一圈慢慢累積起來的圓，不論人家怎麼攻擊，頂多只是外層一、二圈受損，但是依然是個扎扎實實的圓。功夫不扎實，人家稍微一攻，整個圓就散了。但是功夫要扎實，就要下苦功練習，而且要耐得住寂寞。好比練功夫，首重站樁，站樁有扎實的練習，將來與人對打，縱使被打到，依然可以穩如泰山；若是基本功下得不够深，頂多外型打得漂亮，人家一拳就可以把你打趴。技藝這東西需要長時間練習，練到一個火候，自然就會內化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唯有內化，操作起來才不會卡卡、不順。若是技藝能夠熟練內化，完成的作品才不會沒氣，沒氣，內在的生命、底蘊全都沒了。沒了內在底蘊，作品就沒生命了。

感謝所有曾經幫過我的人，也感謝林業試驗所木材纖維組所有同仁的支持，使我可以在这條漫長、可以與新舊字畫對話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為文化盡一份心力。⊗